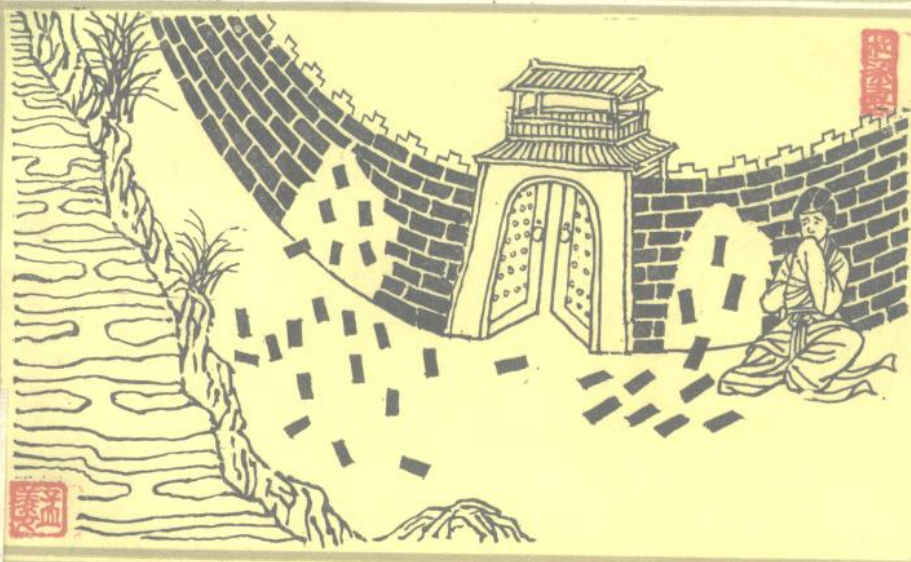


中国四大民间故事

罗永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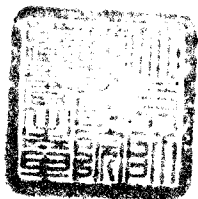
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

DE46/03

論中國四大民間故事

——兼論民間文學與文人文學的關係

羅永麟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4508

中國民間文學出版社

一九八六·八

1084508

责任编辑 毕尔刚

封面设计 田大军

封面题字 周慧君

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9.25 字数 19 万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900册

书号：10229·0315

定价：平装 1.75元
软精 2.00元

自序

这本集子，是我三十多年来所写一部分民间文学理论的文章。主要是两部分内容：一是论述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一是探索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及文人文学的关系。这些文章的产生，反映了我多年来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历程。我在大学里不是学文学，而是学习农业经济，因为在实习与调查研究时，和农民有接触的机会，经常听见他们唱山歌和讲故事，同时也喜欢他们那种比较诚实纯朴的性格和习俗。因此开始对民俗学发生了兴趣，进而泛览和民俗学有关的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一类的书籍，藉以扩大知识面，从而帮助自己对专业的研究。在阅读的过程中，尤其对民俗学中有关民间文学的部分特别感兴趣。但同时也发生了很多疑问，为什么将直接反映人民生活而丰富多彩，情感真挚的民间文学只作为民俗学的资料加以研究，而不从语言艺术的角度单独地加以研究呢？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人民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的文学，充分表现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理想，如果不单独地加以研究，就很难深入理解它们的范围和特征、社会功能及其美学价值。并以为民间文学既属文学的范畴，为什么不

可以脱离属于社会科学性质的民俗学，而单独成为一个体系，成为一门学科。但是解放前资本主义国家，都将民间文学包括在民俗学之内，我国五四以后学术界仍基本上走这条老路。当时虽有这种设想，限于水平，却未便冒然提出，行之于文。何况解放前现代文学都还不能入大学中文系之门，而被视为巷委之谈的民间文学那里谈得上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呢。

解放后推翻三座大山，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经济基础发生变革，精神文化也出现了新的现象。大学文科大加革新，积极树立无产阶级的文化，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不仅在大学以现代革命文学作为主课之一，加强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而且也开始重视民间文学，在少数大学里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因师资缺乏不能普遍开）。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民间文学早在社会主义国家脱离民俗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后来在英国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五版，也将民间文学列为专条，承认它的独立性。近年日本口承文学的兴起，欲独立开课，因民俗学派的势力尚大，还没有成功。不过大势所趋，这条路是要走下去的。但是民间文学的独立，并不影响民俗学作为社会科学继续发展，只能相得益彰。我早年的设想竟成为现实，自然喜出望外。并有幸于五一年在大学里担任民间文学课程。人事匆匆，转瞬已三十多年了。

既然民间文学脱离民俗学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为了和民俗学界限分明，又该怎样进行研究工作呢？经过教学和科研的实践，我以为应当紧密结合中国民间文学实际，以民俗

① 只在抗战时期晚期，有个别大学选开现代文学讲座。

学、文化人类学作为辅助而进行研究，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是可以取得一定成绩的。但是建立一门科学的体系，谈何容易，必须在建立体系之前进行一些奠基工作。这个奠基工作又应当怎样进行呢？卑之无甚高论，我以为不妨从民间文学作品剖析入手。因为任何理论体系，都是从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实践出真知，文艺理论也不例外。而我国民间文学如此丰富多彩，浩如烟海，又当从哪里入手呢？前人经验告诉我们，应当从有代表性的作品入手。因为我平时对民间故事较感兴趣，尤其对我国家喻户晓的四大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梁祝故事、白蛇传，从小就听祖母一再讲述，印象很深。同时这些故事又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千古流传，其中必有深刻原因，如果进行探索，必能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多少也可以对民间文学事业作出一点贡献。于是我就开始对四大故事的研究。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我也经过一番思考。因为现在有一种风气，不管是研究民间文学或文人文学，如果不从历史考证的角度出发，旁征博引，堆积资料，写出来的东西就不算学术论文。反而轻视从文学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进行分析。这样一来，总觉得有点喧宾夺主，无补实际。试观古今中外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无论外国的亚里斯多德、黑格尔、泰纳；中国的刘勰、锺嵘、严羽，在谈理论时，无不结合具体作品立论。虽然我国四大民间故事中外驰名，影响这样大，但是我们除了对其故事演变，加以历史考证的兴趣外，对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并没有作过较多而深入地钻研，至今尚无一本专著，不免令人遗憾。我的研究方法就是企图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成败何如？文章俱在，只好由

读者来评价了。

奠定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基础工作，除了从民间文学作品本身进行具体研究，总结经验，建立理论体系；同时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研究民间文学，另外还有什么意义吗？恐怕还有一个不为大家所注意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促进文人文学（纯文学）的发展，以及为文学的民族化提供条件。稍涉中外文学发展史，就知道文人文学的发展无不受民间文学的影响。外国如希腊的悲喜剧，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戏剧，薄卡丘的《十日谈》，以及歌德的《浮士德》和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而我国如《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公安竟陵文学革新运动，谁不受民间文学的影响。因此，这一个问题就提到我们面前，如果对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关系的研究取得成绩，一方面既能进一步了解中国文艺思潮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更能促进文人文学的发展，尤其对树立文学的民族风格更有帮助。这些文艺理论中的问题，本属老生常谈，但是往往为大家所忽略。因此我就对以上两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其目的不过认为民间文学毕竟是文学，就应当对它的文学性多加研究，遵循其规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就会舍本逐末，弄巧反拙。

本集内的文章，大都在《民间文学》《民间文学集刊》《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论坛》上发表过。这次出版，多承上海民研会的同仁，尤其是任嘉同同志的热情鼓励和支持，才能与读者见面。谨在此深致谢意。

1985年5月16日于上海。

目 录

自序·····	(1)
试论《牛郎织女》·····	(1)
论孟姜女故事·····	(22)
《孟姜女》的社会性和文学性·····	(44)
试论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	(64)
论《白蛇传》·····	(85)
《白蛇传》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114)
——在中央民族学院民俗学讲习班的讲话	
《白蛇传》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37)
——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讲课提纲	
关于中国四大民间故事的改编和再创作问题·····	(146)
建安风骨和民间文学·····	(161)
盛唐气象与民间文学·····	(174)
杜甫与民间文学·····	(203)
晚明文艺思潮与民间文学及通俗文学之关系·····	(226)
鲁迅论民间文学及其在战斗中的运用·····	(263)

试论《牛郎织女》

—

“牛郎织女”是我国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神话)，它已成了我们人民文娱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节目。儿童们每当夏夜伴随母亲或祖母一道纳凉的时候，常常要她们重述这个美丽的故事，并且抬头遥指着天上闪烁的银河，对那隔河相望的牵牛和织女星，提出很多问题，要求解答。为什么这个故事这样使人百听不厌？是什么力量在吸引人们呢？推论起来，自然一方面是由于故事本身富于人民性的社会内容（表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理想，农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人民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是由于民间故事的创造者给这个故事以高度的艺术性，以无比丰富的幻想来美化农民们的理想生活。因此使这个凄苦的故事充满了乐观的气氛。我们常说人民的口头创作是不悲观的，这在“牛郎织女”的故事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但是我们如果要对这些原因得到一个比较清楚的解答，那末，首先必须了解这个古老故事的演变过程，看劳动人民是怎样创造和丰富它的内容情节的，然后才能作进一步的研究。现先将常见的有关“牛郎织女”故事的

文字记载，按时代顺序分录于下，再加分析。

(一)《诗经》的《大东》：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二)《古诗十九首》的《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三)应劭《风俗通》(逸文)：

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见《岁华纪丽》)

(四)曹丕《燕歌行》：

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事限河梁？

(五)陆士衡《拟迢迢牵牛星》：

昭昭清汉晖，粲粲光天步；牵牛西北迴，织女东南顾；华容一何冶，挥手如振素；怨彼河无梁，悲此年岁

暮；歧彼无良缘，睨焉不得度，引领望大川，双涕如沾露。

(六)谢惠连《七月七日咏牛女》：

云汉有灵匹，弥年阙相从；遐川阻昵爱，修渚旷清容；弄杼不成藻，耸辔骛前踪；昔离秋已雨，今聚夕无双……

(七)张华《博物志》：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於槎，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並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时也。（宝颜堂本《荆楚岁时记》所记与此大概相同。）

(八)任昉《述异记》（逸文）：

述异记：天河之东有美丽女人，乃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织成云雾绡縠之衣，辛苦无欢悦，容

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之夫婿，自后竟废织经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①

(九) 吴均《续齐谐记》：

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向以被召，不得停，与尔别矣。”弟问：“织女何事渡河？兄何当还？”答曰：“织女暂诣牵牛，吾去后三十年当还耳。”明旦，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犹云七月七日织女嫁牵牛。

(十) 柳宗元《乞巧文》：

柳子夜归自外，庭有设祠者，饗饵馨香，蔬果交罗，插竹垂绶，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问焉。女隶进曰：“今兹秋孟七夕，天女之孙嫔于河鼓，遽而祠者，幸而与之巧，驱去蹇拙，手自开利，组纆缝制，将无滞于心焉，为是祷也。”

由以上较重要的十种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牛郎织女”

① 此段逸文见明张鼎思“琅邪代醉篇”卷一织女条。但近人玄珠的“中国神话研究ABC”，范宁“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文学遗产》增刊一辑）以及初中《文学》第一册《教学参考书》都注明引自《荆楚岁时记》。但查该书《汉魏丛书》、《宝颜堂秘笈》和《四部备要》各版本，均无此段文字，是传钞之误，或别有所本（逸文），尚待考证。

的演变历程大概在唐以前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一)在《诗经·大东》中，这属于西周时代的文字记载，对于牵牛和织女，仅把它们星辰的名字提到。但“大东”的主题思想所反映的不过是当时人民不堪封建统治者的征役，弄得“杼柚其空”，无可哀告，因而借天空中星辰的形象，展开丰富的幻想，发挥了一顿怨愤之情，并对统治者的无用加以讽刺。如联系该诗上面“或以其酒，不以其浆；鞞鞞佩璲，不以其长。”加以分析，其讽刺性就更显著。但是从这诗中，我们还看不出两星相爱的怨慕之情来。

(二)《诗经》以后，在汉以前缺乏材料，但在汉以后就有更多的作品提及牵牛织女之名，如班固的《西都赋》，潘安仁的《西征赋》，但查其情节，仍然是根据《诗经·大东》篇加以想像，无甚新意。文字记载最先称牛郎织女为夫妇的，一般都指文选《洛神赋》，李善注所引曹植九咏注^①云：“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虽然，较早的《古诗十九首》的《迢迢牵牛星》，并没有称牛郎织女为夫妇，但实属恋人无疑。而诗中一年一度相会的情节已隐约可见。至于两相恋慕的热情，更是充分地表现于字里行间。再如曹丕、陆士衡的诗以及谢惠连的《七月七日夜咏牛女》等，基本上仍旧和《古诗十九首》是根据的同一民间传说。证以应劭《风俗通》的逸文，则可见汉魏六朝之际，牛郎织女故事和七夕相会的情节已是较完整的了。现在推论构成这情节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自然是由于七月夜间星辰在天空最为明亮，牵牛、织女二星相距较近。另一方面七

^① 惜此注不知出于谁手，恐系后人附会。

月七日为当时民间乞巧之期。《荆楚岁时记》说：“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钗石为针。陈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到这时，原来彼此无关的牛郎织女故事和乞巧的风习已开始密切结合。自然，这种风俗并不止于荆楚之间。《西京杂记》说：“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可见七夕乞巧由来已久，不过是后来才和牛郎织女故事相结合的^①。而这种结合，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就是说劳动人民起初从同情牛郎织女的婚姻不自由，进而歌颂他们所掌握的熟练的生产技术，向他们乞巧。这说明故事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了。

(三)到《述异记》(逸文)所记，在六朝牛郎织女故事一年一度相会的情节始见于文字记载(因前引李善注不可靠)。而《博物志》和《续齐谐文》所记，同时说明故事本身还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并且和仙道故事也发生了关系。但是在柳宗元的《乞巧文》中所记，则知七夕因“天女之孙嫔于河鼓”，设祠乞巧(或乞福)，这种风习在唐代已盛行于民间。而且我们从《古诗十九首》，曹丕、陆士衡的歌咏到《乞巧文》这个发展过程看来，并且还可证明这个民间神话，起初是由民间传到贵族文士，甚至传到宫廷^②后来才又从宫廷反转来流行于民间，

① 《陔余丛考》乞巧条：“乞巧不独七夕也……”据云正月、八、九月皆可乞巧。

② 详见《开元天宝遗事》七巧楼和蛛丝卜巧条。该书虽伪，但所记风习，证以陈鸿《长恨传》故事，仍属可信。《长恨传》云：“天宝十载，侍辇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时夜殆半……独侍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

更为广大人民所热爱了。

可是，这个故事的发展並沒有到此为止。现流行在人们口头上和笔录的记载中的牛郎织女故事，实际上自唐以后已渐和“毛衣女”^①与“两兄弟”的故事发生了关系。这样一来，使得这个原是古代人民对天上星辰的变化，参以自身生活经验和幻想而产生的神话故事，越来越接近人民的生活，更富于人情味。现为说明这个问题，再将目前较流行的有关“牛郎织女”的故事转述于下：

(一)织女是天帝的第七个(一说第九个)孙女，在天河东面织云锦衣，牛郎在天河西面看牛，两人都很勤勉。天帝爱怜他们，让他们结婚。婚后两人贪图逸乐，荒废劳动。天帝发怒，使他们分开，中间隔天河，命乌鸦去告诉他们七天见面一次。乌鸦传错了话，说成每年七月七日见面一次。

(二)织女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在天上织云彩，牛郎是人间的一个看牛郎，受兄嫂虐待，一天牛告诉他织女和别的仙女要到银河沐浴，叫他去取一件仙衣，织女找衣服的时候，他去还给她，並要求和她结婚，她一定会答应。牛郎就照样做了，织女和牛郎结婚后，生一男一女，王母娘娘知道了，把织女捉回去。牛告诉了牛郎，他可把它的皮披在身上，追到天上去，等牛郎挑了两个小孩追到天上去时，王母娘娘拔下发簪在织女后面一划，就成天河，把这对夫妻隔开了。但他们隔河相望啼泣，感动了王母娘娘，于是允许他们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相会时由喜鹊架成桥。

^① 见《古小说钩沈》《立中记》(亦见于段成式《诺皋记》)——《鲁迅全集》卷八492页。所谓“毛衣女”故事，也即流行世界各地的“天鹅处女型”故事。

这两种记录，第一种基本上和《述异记》(逸文)所记差不多，只增加了“使鹊为桥”的情节。但一切均由天帝安排，这故事显然已经统治者改窜，容在后面谈整理时详谈。第二种故事就是结合了“毛衣女”和“两兄弟”的故事而加以发展的。显然它已从星辰之间的神的爱恋发展成为人神之恋了。这也可以说明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更进一步，不再认为神是什么不可侵犯的了。

二

我们从上面简单叙述的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中，不难推论这个故事是起源于西周末期，也就是封建社会的初期。其间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缺乏资料)，才初步完成于封建集权时期的汉代。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故事，基本上是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封建领主(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牛郎织女和天帝(或王母娘娘)之间的关系，也就曲折的反映了这些矛盾。如牛郎织女婚后荒废耕织，即遭天帝(或王母娘娘)责令一年一度相会。后来当织女被捉回天庭时，牛郎织女进行反抗，牛郎竟从地上追索织女到天上。这些情节本身已或多或少的说明了故事的社会经济背景。就是说由于春秋战国以后，铁器的发明和使用，到秦汉已到极盛时代，铁制农具和织布机已普遍的推广，农业和手工业都获得空前发展。这就因为当时的劳动人民(除奴隶外)都以“本身劳动为基础，占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私有经济的个人所有权”(斯大林语)。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了较多的自由，因而要求改善生活，婚姻自由和人身

的彻底解放（即是摆脱依附性农民的农奴性。汉末三国时即有“奴执耕稼”^①的话）。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他们当时由于受着统治阶级强大的压迫和剥削，小农经济的这种理想，是无法得到实现的。我们从牛郎织女故事情节中的两个方面就可以看出来。

第一，表现得很突出的是：小农自然经济（包括小手工业者）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希望，得不到实现的一种苦闷感情。这是牛郎织女故事，给人印象较深的一面，所以当牛郎织女的美满婚姻遭到天帝（或王母娘娘）的干涉，织女的生活丧失自由时，我们不禁发生疑问，为什么像牛郎织女一样的自耕农，还得不到婚姻自由呢？但社会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在封建社会中，牛郎织女虽然以本身劳动为基础，占有了生产工具，但因他们的身体仍附着于封建领土，实际上身体是不自由的。所以马克思说：“封建形式的阶级剥削，必需要有个人身体的从属关系，必需要任何程度的个人身体的不自由和束缚于土地而成为土地的附属物。”我们从牛郎织女故事可以看出，当牛郎织女因婚后废耕织，被天帝责令归河东，这情节背后还没有直接说出的本质的意义，可能是由于缴纳不出地租，也可能是由于负债所逼而成。^②故从牛郎织女被天帝分散后，只许一年一度相会的情节中，我们也可看出农民在封建社会中的身体所受的束缚，以及他们得不到自由的苦闷。

第二，牛郎织女故事也比较具体的反映了当时小农生产

① 见《三国志》杨戏传注引襄阳记。

② 《荆楚岁时记》：“尝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借天帝二万钱下礼，久不还被驱在菅室中。”